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三
四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舉人臣呂日永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三

餘姚黄宗羲編

序十四

著述

重刻懐師録題辭 顧憲成

予讀楊夷思先生所輯懐師録為之出涕作而歎曰異哉梁永豐落落布衣也其生也不能富人不能貧人不能貴人不能賤人樵兒牧稚可狎而脫焉比其死也人

皆寃之為之徒者且相與捐身以赴之至冒鼎鑊蹈白刃而不恤張江陵堂堂相君也其生也能以人貧能以人富能以人賤能以人貴公卿百執事侈口頌功德焉比其死也人皆快之為之黨者且相與戢身以避之惟恐影響之不懸以蒙其累是何兩人之處勢微顯判然而得失之效更自相反何也此以心服彼以力服也嗚呼昔一時也為江陵獻媚者稅永豐如稅雞豕葢若斯之藐也布衣固無如宰相何也今一時也為永豐雪憤

者疾江陵如疾豺狼蓋若斯之凛也相君亦無如布衣何也然則重梓是録也一足以示屈於勢者究必伸一足以示伸於勢者究必屈一足以發明三代之直道即欲磨滅之而不能也其於世教寧曰小補而已哉

學易齋易序　鄧元錫

學易齋者萬子曰忠齋名也著易原易説凡二篇盖準宋易通云夫易天體也天體萬物而無體故命之易人受之爲心故心常感於物發而未發故命之中而天地

之心存焉首原中明即心即天唯常發而未能自反故心動炎上日與物搆失其所歸唯未發故火反藏之水潤而下天地之心復焉次原圖圖書一六皆下坎位也火下旋而伏則金從金流不耗而彌精介乎其貞復之乎坎中為天根冬日至專凝於黃鐘之宫藏焉藏之以發而木道乃行渾乎天德而仁歸坎為之源易象乾龍乾初象潛龍陽潛藏而下於下也則淵乎心象而天人致一也已綆有盡何可以汲深毛有倫胡可以語微

波尚之風不能以自平木鼓之風不能以自止殆矣心危以動而坎為重險矣人道之患始此矣曰忠甫憂之闡未發以措中杓易圖以發中而約之退反反而藏之乎密微深乎微矣而攝之於平夷冲質忠信篤敬自下將之學之的也不動於意不起於智於黄中乎正位奠體而思不出乎是也則發未發之中一體無體之易坤從乾而道德之樞歸焉噫嘻此入聖之機也舉是機洩之乎聖人不能也故四科六學各資以達材成德以施

於人官隱此機秘之乎聖人不忍也故圖書三易天府實之三公守馬以論道而格心學易齋易入於機出於機欲人即之天達天之天不二其體不離於宗無秘於此機而已矣古老曰有德司契無德司徹是篇也者其司契矣乎曰忠甫少高邁於人鮮挹下已學於羅文恭公中夜於石蓮漁然悟先天之旨就文恭質焉文恭深賞服之自是收攝保聚日嚴用功益密沈心抑氣夙習銷汰亹亹以退藏日深舉以其三十年專致所自得

者為之言别而圖深而通玄而質指約而致博讀之深心守契盎如溢言表也乃或以言證求之以言詮圖象間焉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古有以微言達意者有稽古言發意者有一言而函意多者有多言而寓意一者又乃有意在言外無可尋迹者言何必同易立象盡意圖何不具各指所之而為言何不可也蓋易通通其意而不注於辭錫也固從曰忠甫遊以遇合稍濶晚入蕭曲造滕武夷堂聆其言時而涣然時而冷然又時

而淵然曠然已中自失而窅然也彼其感人者詎以言哉讀是編者其毋以言求之也夫其毋以言象閒之也夫

三禮編繹序 鄧元錫

三禮本古曲禮儀禮周禮而名古經必有記記今所未備若異由者今世所傳周禮儀禮禮記稱三禮則相沿誤也蓋曲禮本經予聞之李大經云南豐李經論經先曲禮曲禮禮之本也禮天體也天體物不遺故物必有則自

內心外貌思慮視聽食飲裳衣之有其節若語默進退取舍生死之有其介與凡親疏貴賤交際事使之有其體各品節之以立教蓋賾不厭動不亂而幾微畢察委旋時中也命之曰曲禮槩其目曰三千所謂三千言微乎微耳蓋德性之精微中庸畢具察而高明廣大都焉時著時察之謂知隆此由此之謂行故致曲者知微者也是教之本也儀禮者先王以訓齊天下經人義之大端也為之冠以重成人為之婚以合二姓為之鄉飲射

以教德讓為之喪既夕虞喪服以哀死亡為之郊社饗餽以儐鬼神其親邦國之交秩上下之體又為朝會聘覲馬以將之此其行有時其用有地〔以〕時豫物將事也有體是儀法之大者命之曰儀禮譬天儀象乎則二十八舍以經天而治要在論官故周禮經官建冢宰之官以儀天建司徒之官以象地建宗伯春官以廣仁建司馬夏官以成聖建司冦秋官以立義建司空冬官以幹事而六官三百六十屬上法乎天行蓋周禮制而儀曲

有官儀禮制而人義有紀曲禮制而人道有理三禮者周公明天道察民故以興王治之大順也仁者人也禮者體也隆禮者尊仁由禮者體仁禮無體則復於禮而仁全蓋仁全而天全矣周衰禮廢迨春秋晉韓起適魯猶及見舊典禮經歎之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蓋其感也孔子欲觀周道適周學禮焉歎之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歎道盡於禮也又贊之曰郁郁乎文

哉夢寐志之世莫能遵明於是乎作春秋以維周禮蓋重禮如此至戰國諸侯惡其害已經用燔絶自孟氏未之及見斯亡久矣漢興河間獻王篤好古始博購得周禮五官而亡其冬官得考工記附經後備冬官之記高堂生實始傳儀禮經僅十有七篇大小戴次曲禮僅上下二篇又雜諸記中而儀禮冠昏喪既夕虞皆士禮自大夫而上無冠禮也至諸侯大夫昏喪既夕虞皆亡惟饋食有少牢有司徹則太牢亡也特牲少牢惟饋食則

饗禮亡也饋饗皆廟事則郊社禮亡也禮大門曰聘聘使大夫則間於事相朝禮亡也聘有公食大夫則公再饗大夫禮亡也至王覲止覲則春朝夏宗冬遇殷見衆頫禮亡也推斯而言禮闕逸甚矣豈孔子存周禮於魯而王朝禮業不得展於邦國諸侯憚行禮又自去其籍惟士鄉禮以習行而存與嗚呼周禮亡而朝無守官儀禮亡而國有失俗曲禮亡而人道或幾乎息矣何異乎九容不修九思不慎六官不建五禮不秩而三綱九法

從淪數也予讀禮手録曲禮少儀内則玉藻諸篇敦本實致微眇約身理家可服存者為曲禮經上篇其非日用習行若古今異宜難施行者為下篇經紀鈌録表記坊記緇衣語精實於經通者附焉其儀禮本古經為經經有義見戴記者類附經為傳傳錯見他記中者摭取之為外記凡經十七篇傳七篇記各附其篇終周禮故五篇近儒取五官聯近冬官者迴互更定以為冬官未嘗亡也然何從質正之也經所存終遠也故周禮經仍

五篇二記中與五官相發明者與工記附焉其科條見禮記編繹序中匪敢詮訂庸便誦服云

禮記編繹小序

鄧元錫

禮記蓋古經師轉相與撰次所聞或録舊禮或記變禮或兼記體履之務翼經者也豈七十子之徒若高堂生孟卿后蒼之倫所記與漢初湮滅有間已漸出至元成而備傳者至二百餘篇信都戴德删為八十五篇曰大戴禮九江守聖删四十九篇曰小戴禮彌約近奥而於

經不倫今取諸記儀曲禮者各附本經後如編矣漢興文皇帝感上世列爵分土建官任職之道略不概見也命博士諸生各論次所聞為書曰王制制雜出夏殷與周禮不盡合而義相出入以近經又自有記故首王制列周禮六官後它二記中記古治天下國家之制度器數錯出者為王制下附焉孔子語為邦曰行夏之時說者曰夏小正之屬不必然也然而近之矣呂覽十二月各有令時有秦令焉而古制以存蓋秦令建亥而月令

主夏時得孔子之意以其時秦未創制天下自恣睢也不韋獨令諸儒生獵取前聞成書亦猶古制哉故次夏小正月令學記王世子記國家建學作人之法略具與周官司徒學正相表裏記武王踐阼若經解古學制在焉又次之樂經亡久矣河間獻王所上古雅樂又廢獨劉子政所得二十三篇中十有一篇具存今樂記是也記通論禮樂之事又禮先樂後又次之百工之事至微末而道存考工記非冬官而固冬官屬也則或冬官記

也事理燗然精矣附焉他諸聖門與君大夫若門弟子縦言及於禮若統論三禮之事者類深奥有微言間乃紕繆記之者失之也然亦眇矣故首哀公問仲尼燕居閒居次之觀上之歎本隂陽造化帝王因革之變鼎鼎輪輪矣曰禮運禮器即物有宜稱言之也運行而無迹器成而有方運其會之通乎器其典常也故禮運禮器次之大戴盛德篇他工記中語三禮錯出者類附焉夫禮得之者昌失之者亡於觀戒至逺也而莫亟於春秋

檀弓諸記得禮之事失禮之禍與春秋互發又次之夫禮無不體也洋洋大哉乎聖門通論道德仁孝政學之語何非禮也出二戴者博矣孝經經也孔曾之宗傳在焉記之冠冕原本也故首孝經大戴記主言入官小戴儒行次之喪記緇衣中粹者入曲禮記餘與五儀小辨用兵疵纇雜矣然古書今及見者甚尠何忍棄也與本命附焉家語故自為編以其記孔門答問及弟子行事與禮記相出入又附焉子曾子傳大學古文最粹宋儒

表章之而道尊其出檀弓曾子問者頗往往雜矣其粹者乃在大戴篇懿而深徼而粹存之闇闇持之勿勿進之慥慥靡有息也又一言一藥即麗義贅辭要無傷其大都故受之曾子終焉嗚呼詩書禮經而下莫近於戴記類為編而三禮書大具失倫者咸各歸其官世之君子得其所謂懿而深徼而粹存之闇闇持之勿勿進之慥慥而靡有息者講明而切究之則義之麗者罔弗為精辭之贅者罔弗為要禮教之明於天下也豈不昭於日

星哉余不揣弇陋攄所見而序之願以俟明哲者考鏡得失而釐定焉

重刻伊洛淵源序　張元忭

伊洛淵源前後二編蓋考亭朱子與黄巖謝氏之所輯有宋諸大儒先生及其門人之嘉言善行畧備矣今太宰海豐楊公朝省而暮讀之既已獨會於心又將重梓之以公諸四方之學者而屬序於忭小子夫何知蓋嘗竊聞長者之餘教矣夫道猶水也水必有源源未嘗不

一而其流之所之支分派别至不可究詰要之晝夜不舍而至於海則一而已矣何者源深而流長也儒者之於道有不原於心者非學也而稟有高下見有大小入有頓漸則亦安可彊而同哉要之不二其心而皆足以至於道亦一而已矣是編所載無論其門人即以諸大儒先生言之濂溪開其源者也二程得之於濂溪既已衍而大之而伊川終不同於明道伊川之論横渠謂其得之考索非明睿所照其於康節則以為聖門之别派

豫章延平並得之於龜山為程氏之適傳明矣而考亭集諸儒之大成顧於師門主静求中之旨自以為有所未契是諸先生所不同有如此者然此特其所禀所見所入之小有差别焉耳乃其精神心術之微本之以誠而守之以敬慥慥兢兢務去人欲而還天理則諸先生者其心同其道同寧有毫髪之異乎是以表裏洞然可以動天地質鬼神前乎千百世而無疑後乎千百世而不墜所謂源深而流長者非歟若夫俗學與異端者流

非不可矯飾肱惑於一時而要其心既有愧於周孔則何怪乎其術易窮而其傳易泯此亦潢汙行潦之水乍盈而易涸者也然則學諸先生之學者可徒循其流而不遡其源哉抑忭又聞之大臣以道事君而冢宰坍於三公與有論道經邦之責夫道未有不須學以至者今太宰公孜孜問學潛心伊洛之奥且將率天下而誦法之是宜上賛一人下進退百官一出於道而無遺議也豈非斯世之幸斯道之幸歟忭何敢為佞焉

朱子摘編序

張元忭

考亭朱子之學蓋得之延年豫章以遡龜山而上接周程之緒其統系之相承若此其正也乃世之號為朱學者往往得其膚而未窺其髓是以馳騖於考索而不知吾心有不慮之知拘泥於格式而不知吾心有天然之則斯豈善學考亭者哉陽明先生首揭致良知之旨以捄其弊而當時騣聞之者輒以其畔於考亭而攻之夫惟陽明亦有不自安者乃取考亭之書而檢求之咀其華鈎

其支輯為晚年定論自定論出而後考亭之學其精髓始透露於此其拳拳於培本原收放心居然延平之家法也而後考亭之學始為質之濂洛而無疑是陽明不惟不畔於考亭抑亦有功於考亭者也忭少也讀大學格致章補則掩卷而思曰何哉無乃倒言之也乎無亦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而後庶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乎果若所言何以為知本也稍長得大學古本讀之而後知聖人之學固如是乎易簡而無難也已又得定

論讀之而後知考亭之學其究竟固若此而傳註所云乃其論之未定者也已又每誦性理所載考亭詩則躍然曰此非定論之餘響乎如曰識東風面閒夜半雷春水生而蒙衝自在風浪息而山樹依然此非以神遇不以言解者乎頃邸舍多暇復取集中諸詩偕一二朋友徧閱之得其調之同者凡若干首類而録之曰悟後詩蓋定論雖曰晚年猶有未必晚年之疑而是詩見於平時則皆到岸棄舟之句合書與詩觀之而考亭之學益

見其博大圓融洞朗無礙前陸後王氣求聲應無復異同之紛紛矣於是合二編而刻之曰朱子摘編而叙其始末如此嗚呼道一而已矣學不會於一非學也是編也豈獨三先生之學可會於一乎千古聖學之正傳吾知其無三徑矣雖謂之儒宗參同契可也

重刻諸儒語要序　高攀龍

唐荆川先生輯諸儒語要十卷其六卷皆諸先生所自得語四卷則辨析同異而考亭之語為多吾友黄雲翼

讀之而奮然起曰道在茲乎重刻於浙中而徵言於不佞夫不佞烏知道竊以善觀聖人之道者觀其學善觀聖人之學者觀其教善觀聖人之所言者觀其所不言觀聖人而後乃知諸先生也夫聖人之憂患天下後世遠矣故不難於自盡其心而難於盡衆人之心不難於開一世人之心而難於稽萬世人之心聖人知不學之害小而學術之害尤大不學之害害其身而學術之害害萬世故能言而有所不敢言欲言而有所不敢盡欽

欽然守先王之法文則先王之文禮則先王之禮聖人特示之博特示之約使萬世之賢且智者有所裁而不敢恣其意愚不肖者有所循而得以殫其力如是而已矣夫道人所自道也譬之適長安者聖人第示以至之之途示以至之之具爾途不辨不可得而至用不具不可得而至及其至則長安自見不以言而見也後之教者不然每侈言長安而學者亦婉若身親其地然而心遊千里身不越跬步也彼其侈言長安者夫豈非身至

之者乎以為言途與其非長安也乃不知徒言長安者之非真長安也夫然後知聖人之憂患天下後世之遠故於其所不言而知其所言也斯義也由孔子而來惟周程張朱五先生得之自五先生外諸先生各有獨至而學聖人者必以五先生為其辨途之正其用之備也吾觀聖人之教而知諸先生觀諸先生之教而益知聖人甚哉教之關萬世生人命脉也是以聖人視如河堤蟻穴知其必決而慎之

闡幽録序

高攀龍

我神祖御極四十八年而譴謫諸臣自萬歷五年始於時江陵相不喪父喪諸臣以綱常大義諍杖者戍者編民者纍纍矣是後以國本以鑛稅以去奸者發奸者以救言者薦言者推用言者相繼譴幾三百人迨遺詔録用無禄即世者且半即存者以酌量裁以冒濫厄不能十而二三何況沒者忠魂烱烱浩氣揚揚吾不知鬱而為苦雨淒風柳激而為冬雷夏雪兩間醇和剥之萬端

此固其一奏幸聖天子穆穆無奏不下賢宰相休休無善不庸南皐先生為闡幽疏者再太宰乃奏勳司案以廷杖獄死者為一等贈官予廕餘為一等止贈官先以七十五人請將益搜其未盡者旋得俞㫖布海内使知為人臣抒忠誠於國屈於一時伸於萬世彌久而光諸為奸利者赫奕旦夕耳嗚呼此闡幽所以為人心慮至深遠以為無須汲汲者其度量相越何如哉夫鄒先生固最先譴召用而復錮幾四十年者吳趙沈艾諸君子

相繼没而先生歸然為魯靈光天子用為御史大夫諸君子卒以先生闡天豈無意乎天之未定疾風迅霆日月晦冥天之既定水緑山青蜎蠕以寧昔屈子賦遠遊欲長年以觀既定之天而忠臣義士頗頷没世者常以年歲之不延悲夫然猶被三朝寵錫際一時明良而及兹典未為不幸也元相前則南昌劉公名一煜今則福清葉公名向高太宰則涇陽張公名問達少宰則定遠盛公名以弘會稽王公名舜鼎勳司則奉化戴公名澳

後之覽者考鏡焉

無錫縣學筆記序　高攀龍

何以使天下治曰人才何以育才曰庠序之教何以使庠序之教天下奉之若蓍蔡循循焉嚮於道也曰在是非著而勸懲者深古者令民五家為比其教始於比長閭胥聚衆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而掌其比觵撻罰之事蓋已昭然導之向矣至於州長以歲時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行成而後鄉大夫以登於王蓋勸戒

森嚴故民聽不惑其必為善也如水之寒而火之熱必不為惡也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豈獨其性然哉所由來者豫矣夫有善惡而後有是非有是非而後有賞罰有賞罰而後有勸懲上之人躬明德以示之又嚴勸懲以一之若之何士不務於道而天下不安治且久也今也不然士幼而誦聖賢之言十倍於古乃其父兄所責成師友之勸勉止於一第而已入官之後俯仰以隨俗積金拓産以裕其子孫而已簿書期會之餘計俸

待遷歎老嗟畀而已上之則詩文酒奕以自娛仙玄釋空以休老而已天下滔滔不復知禮義為何物也鄉飲酒以尚齒而崇德也祠鄉賢以褒往而勸來也或非其人而人不以為榮士之以行黜也卿大夫以墨敗也恬焉安之而人不以為辱閭巷之間是其同已不必出於善非其殊已不必出於惡恕於責小人而苛於求君子庶民胥惑而人不以為信至號為儒者禮義之心不能勝其嗜慾恐天下叢而議其後則皆習為無善無惡之

說以自便以含糊為長厚以退避為明哲言行不足訓於天下於是道德滅裂而人不以為貴幾何不胥而亂也然則如之何曰救今之弊則復古之法而止也德行廢而任詞章既失其本矣昔之詞章猶不敢叛經而亂傳也今則傳註廢而士之說經以意矣說經以意無不可行意也意以亂指指以從邪浸淫潰決將六籍之正皆為姦言之文是非益謬背而不知所底矣復之如何有高皇帝之卧碑兩朝之敕諭在學必以孔孟程朱為

宗士必以孝弟忠廉為貴如此之謂是不如此之謂非德行由是詞章由是比閭之論議達於朝廷之舉錯由是賞罰明而勸懲著耳目一而志慮專學如是而止也嗚呼所以行之者難言矣吾邑思永談公為學宫筆記既成以示予予卒業而歎曰教典具矣科目具矣哲範具矣富貴如蜉蝣淑慝如蒼素毀譽行於一時是非昭於萬世其亦可揜也夫茲記行也上之人考而思焉以復古之制下之人考而思焉以復古之學往者之不湮

來者之有述公之錫類也遠矣於是不辭而為之序且以志其平居之慨

毘陵人品記序　高攀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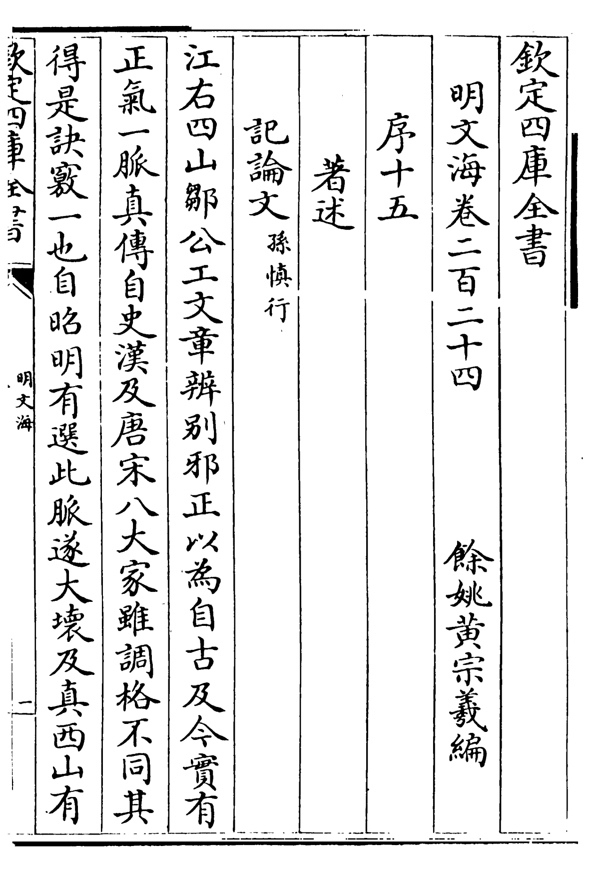
士無定品要在不失其人之本色而已夫子曰人之生也直此本色也以其本色也而易如火之炎上水之就下也故無鉅細皆足以成品以其本色也而難如火之不熄水之不汚也故無鉅細之品皆見其可貴品士者核其人必脉理真而後無贋品論人者必羣品備而後

無失人毘陵為泰伯端委之地山川平衍習尚得文質之中由周而來風氣日開至宋而益著天下有事毘陵人必有則古昔稱先王不忍自決其防者如慶元端平間天下岌岌矣毘陵人硜硜守其所學遂而去之者至以道學解散為慶而迄於亂亡毘陵猶孤城死守不下及羽人釋子亦知與城俱亡之為義寧獨天性亦其習見習聞然也毛右菴先生記毘陵人品顧涇陽先生志桑梓人物侍御嚴所吳公更雅馴其文辭續入其後死

合為書十卷謂某不可無一言某曰侍御之功偉哉夫人心之所趨必有所定以為的而期中焉故以富貴利達為的者取諸昏夜乞哀之巧力矣以聖賢豪傑為的者取諸平旦虚明之巧力矣二者如霄壤不可同日而語稍錯礫焉人莫知所趨侍御之厚於取善而嚴於別類其示之的乎人固有與生俱生不與死俱死塞兩間亘千古不可得而滅沒者非富貴利達之謂也世人畢其巧力昏夜乞哀以求之而與此曾不相涉矣夫以百

年易盡之身營此身不相涉之物譬之冠冕金玉被飾土木偶人至於死之日了無餘味而後知其向之所爲罔也大可哀矣其有感於斯編而興起者乎侍御之功偉哉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三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四

餘姚黄宗羲編

序十五

著述

記論文 孫慎行

江右四山鄒公工文章辨别邪正以為自古及今實有正氣一脈真傳自史漢及唐宋八大家雖調格不同其得是訣竅一也自昭明有選此脈遂大壞及真西山有

正宗稍為一清然世反有艷選薄正宗者至出入選宗間漫無白黒如紛紛諸選下已他姑為酬應無所禀裁者則又勿論然世之名能文者半係姑為酬應輩嘗細總古今為文彚分别各體以為文章一脉在是又從中間抽出一二篇謂奇特予初為諸生弗甚曉迨後十餘年殫力工琢又數年搜義理又數年涉世事勃抒所欲吐然復閲前所抽出一二篇覺引深老大去世猶百數武蓋文之難知如此因思史漢及八大家昔人見謂文

辭容耳今細探之其胸中道術良有深見浩蕩無涯矣而徐發其一二故足傳也史遷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王政之得失其流及上其經術深湛如是老泉云天之與我豈偶然哉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今文中曾不知所謂幾道者何指聖門道術首言學文雖非世文辭之文而文辭未必非其流緒焉今世俗講學家不及文章文章家畏言理學兩失之矣公

夙以學問鳴宜於眞處特有見也然亦未暇以是繩今古衹以為文章全要一氣呼吸自始至終提掇得起若世俗鬭凑極力做來不過六朝粉靡態格其說尤健吾嘗心識之為人嘗誦云耳惜所謂彙者今無從卒業所謂一二篇者昌黎科斗書後記永叔樊侯廟災記我竹記也以示之人恐都未解了會其孫某屢屬傳表予以久謝不能應第書此以見公一斑公嘗詩云文章還大雅經術潤羣生盱江多俊彥應念烏鳴嚶公之精神殊

可念云

讀北門詩　孫慎行

蓋嘗讀北門詩而深歎古人之知天也夫身為大夫少肯營取何不得而至以終貧窶委之天非也居身悃愊立朝法度天實有制不可違也故曰天實為之即艱亦非貧窶之謂也國家有盛世之人材有季世之人材盛世人材不沾沾以廉節見而於世無所不可為季世人材即軒軒以廉節見而於事尚有所不可為茍有懷瑾之

志必多獨秀之推而讒毁多途幹畧一無伸於天下其為艱也不亦甚乎而又安望世之我知乎若徒以終貧窶為莫知艱是則陋而已矣至王事政事悉加之身室人推謫亦不復顧比之任與不任似宜可以自主而又曰天實為之蓋賢者處治則為雍容博大為協恭和衷處亂則為慷慨激烈為獨勞盡瘁予嘗以漢之君臣即古之元凱宋之儒學即古之臯夔人才未必大相遠勢所推激不得不然真天之為也君子出身殉職矯情違

利困於身必益於國縱不益於國未必不大益於名教正所以順天不違北門愍憂聖人録之蓋萬世處衰季者之極則不然當季世而以盛世之人才自託欲令坦易不見艱難欲令浮沈可免負擔則將容容厚福如胡廣輩所為君子謂之逆天而已矣

胡子衡齊序 許孚遠

衡齊何為而作也胡正甫先生憂世之儒者論説多端而持衡以齊之也夫言惡乎齊道惡乎衡揚子有云衆

言淆亂折諸聖存則人亡則書聖人者固後學之所折衷也先儒有云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又云識得未濟道便是文王吾心者又斯道之所取則也葢自仲尼沒而微言絶諸子百家議論繁興漢溺於訓詁唐濫於詞章心性之傳不絶如綫迨於宋室真儒輩出理學始明朱紫陽先生力攻著述以開來學其精神力量可謂收儒者之大全然而議論訓釋稍有矛盾於孔氏我朝王文成先生揭致良知三字直透本心厥旨弘暢矣乃其

末流侈虛談而尠實行世之君子猶惑焉嗟夫道之不明則胡不折衷於聖人又胡不求端於吾心也昔者堯舜禹更相授受惟曰允執厥中孔子明大學之道必曰止於至善此曷以故哉嘗試觀之人生於天地之間視而不明聽而不聰動作進退而不得其理則威儀亂有父子而不相親有君臣而不相事有夫婦長幼朋友而不相別相序相信則人紀滅養其身不以為天下則私役於物反以遺其身則悖探索於刑名度數禮樂名物

之煩而日亦不足則支馳鶩於高虛玄遠簡曠自便之域而實之不存則罔亂也滅也私也悖也支也罔也有一於此皆心之所不能自安者也心之所不能自安者非性之本然故也亂而治之滅而修之私而擴之悖而反之支而約之罔而誠之則性順而心安天生蒸民有物有則過之不可不及不可堯舜之所謂執中孔子之所謂止至善由此其選也嗚呼豈非萬世學者之準的也哉先生衡齊九篇其大要闡人心之靈明辨物理之

非外而折衷於孔子之訓反覆辯證可謂深切著明其論釋氏本心未甞非是而特不能盡心之過一言足以訂千古之是非學者茍知此意雖以釋氏之明心見性其究至於出離生死猶於此心此理未盡而況其揣摩測度視大道猶逕庭者乎傳曰祭川者先河而後海貴知其本也又曰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峛崺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貴覩其全也又曰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不舍晝夜貴乎自彊而不息也學者茍知其本又覩其

全而能自彊不息則道在我而可以權衡乎天下之言矣其齊也其不齊也無所加損於道也先生不遠千里緘書遺予遠屬之以序遂不辭固陋而敬識其大端云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五 六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録監生臣李鳳丹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五

餘姚黄宗羲編

序十六

著述

律吕正聲序　李維楨

某不佞往承乏史館與修肅皇帝實録見盬山丞王邦直上書言事世宗善之下所司無以官卑廢言稍為斟酌施行而其言多譏切時政犯忌諱卒以此拓落終其

身亟問丞生平知為即墨人起家明經慷慨有大志耻
肙謁干進歸而歎曰孔子自衛反魯正樂使雅頌得所
今樂之失其所甚矣討論研索二十餘年而律呂正聲
成自謂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恨無從得見去之三十
餘年丞里中人少司馬黄公開府朔方收其遺草鋟之
梓盖公伯父甞與校讐焉不欲使丞没没無聞且負伯
父師友之義而以授不佞序之凡數乙數讀而後竟其
大致具丞自序中有圖有觧有制有義有體用有統會

有經緯本圖書合先天參晷刻𨇾𨇤次按之天度中星閏餘五氣八風筮卦縱横無所不符其要領則以黄鍾三寸九分取閩人李文利之説而糾其左律爲右律之非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兩者殊科而辨諸家以三分合隔八求上生下生損益之數爲律管長短之誤卓識獨悟通靈入微然亦倣吕覽太玄而推明之確然有據至于節候器服八音之制歌曲之調參伍折衷最爲精密非以私臆索無何有之鄉謬悠荒唐而無端崖也古樂

失傳自漢司馬遷魏杜夔晉葛洪阮孚隋鄭譯唐祖孝孫宋王朴和峴李照楊傑宋郊司馬光范鎮蔡元定諸人勞若鑿空紛若聚訟當年累世不能殫其學于今得王丞而大學咸正罔缺少司馬安内攘外厥功甚偉復梓其書以成一朝未備之典後有作者莫能尚矣朱紫陽論樂之理載在禮樂記而惜無器數可施丞說具在誠采而隷太常奏之明堂清廟翕純皦繹洋洋盈耳其于正樂功可不謂孔子之徒乎魯兩生有言禮樂百

年而後興國家久安長治閱四甲子太和在宇宙中而正聲始出夫豈偶哉不佞所私幸者束髮登朝侍教于君子久每言歷差而樂亡卒未有肩筆削作述之任者今老矣以秦晉之役讀邢使君歷考而爲之序復得序王丞正聲庶不虛此生不虛此遊耳使君嘗語不佞律與歷相通而律不可為歷丞則言歷必由律作安得起丞于九京而大揚搉之又聞東莞袁茂文著樂書有緒未知與丞指若何竊願緩須臾死以觀其成也

唐詩紀序

李維楨

始黄清父紀初唐詩四十卷無何病卒而俞公臨竟其事益之為六十卷則又以為未盡一代之業乃倣高廷禮品彚馮汝言詩紀紀全唐詩詩某萬某千某百某有奇人千三百有奇名氏若詩闕疑者五十人有奇仙佛神鬼之類為外集三百人有奇考世里序本事采評論訂疑誤稗官野史之説殘篇隻字之遺無所不攟摭合之得某百卷數年而告成蓋其難哉不佞聞聲音之道

與政通世隆則從而隆世汙則從而汙三百篇不可勝
原第言成周周以勤儉肇基其詩爲幽愿而淳詳而中
於人情文王文明柔順化行汝濆江漢其詩爲周南召
南婉而有致恭而不忒武成之際公旦相之反商政尊
周道其詩爲雅頌和而正華而實晏然而有深思東周
王迹熄其詩爲變風雅若板蕩怒而柔離哀去先民遠
矣上下千年汙隆之故瞭然指掌匪詩何觀焉然而以
詩論世易以唐詩論唐世難譚者曰唐以詩進士童而

習之故盛士以詩應舉追趨逐嗜故衰少陵宗工曾不得一第右丞雜伶人而奏技主家于詩品何損也貞觀開元二帝以豪爽典則先天下詩宜盛而最闇弱者中宗能大振雅道即德文兩朝不及中晚人才樸遫詩宜衰彼元白錢劉柳州姑無論昌黎若山斗猶且服膺工部供奉而避其光燄何也古者上自人主下自學士大夫以及細民莫不為詩而詩盛衰之機在上後世細民不知詩人主罕言詩僅學士大夫私其緒而詩盛衰之

機在下其轉移化導之力詎足望人主乎則唐與古殊矣樂八音皆詩詩三百皆樂唐人樂府已非漢魏六朝之舊時采五七言絶句長篇中雋語被絃管而歌之代不數人人不數章則唐與古殊矣六朝以上惟樂府選詩眉目小别大致故同至唐而益以律絶歌行諸體覺不相侔夫一家之言易工而衆妙之門難兼則唐與古殊矣先王辨論官才勸善懲惡于詩焉資其極至於饗神祇而若鳥獸善作者莫如周公僅僅可數他皆太史

所采稍為潤色春秋列國卿大夫稱詩觀志大抵述舊而唐一人之詩常數倍于三百篇一切慶弔問遺遂以充筐篚餼牽用愈濫而趨愈下則唐與古殊矣三百篇刪自仲尼材高而不炫奇學富而不務華漢魏肖古十二三六朝厭為卑近而求勝於字與句然其材相萬矣故博而傷雅巧而傷質唐人監六朝之弊而劇濯其字句以當於温柔敦厚之旨然其學相萬矣故變而不化近而易窺要其盛衰可畧而言律體情勝則俚才勝則

離法嚴而韻諧意貫而語秀初盛奪十古之幟後無來者絕句不必長才而可以情勝初盛饒為之中晚亦無讓也歌行伸縮由人即情才俱勝俱不失體中晚人議論多而追琢踈故無取焉初盛諸子啜六朝餘瀝為古選不足論子昂應物復失之形迹之內李杜一二大家故自濯濯要之不越唐調不敢目以漢魏況三百乎漢魏六朝遞變其體為唐而唐體迄於今自如後唐而詩衰莫如宋或出於中晚之下後唐而詩盛莫如明無加

於初盛之上譬之水三百篇崑崙也漢魏六朝龍門積石也唐則溟渤尾閭矣將安所取盜乎不佞竊謂今之詩不患不學唐而患學之太過即事對物情與景合而有言幹之以風骨文之以丹彩唐詩如是止爾事物情景必求唐人所未道者而稱之弔詭蒐隱誇新示異過也山林宴遊則興寄清遠朝享侍從則制存莊麗邉塞征戍則悽惋悲壯睽離患難則沉痛感慨緣機觸變各適其宜唐人之妙以此今懼其格之卑也而偏求之於

悽惋悲壯沉痛感慨過也律體出而才下者沿襲為應酬之具才偏者馳騁為誇詡之資而選古幾廢矣好大者復諱其短強其所至而務收各家之長撮諸體之勝攬擷多而精華少模擬似而本真漓是皆不善學唐者也嗚呼繇三百篇以來得失之林較然甚著公臨繼三君子會萃斯編如善相馬者雖千乘萬騎良駑可觸而辨儻以不佞言能竄一斑否贊公臨而校讐削刷者新安吳琯雅能詩

戶部疏草序　李維楨

昔漢靈帝開西邸賣官作罼圭靈昆苑列肆後宮尚方歛諸郡之寶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廏聚太僕之馬設導行費造萬金堂歛民田畝十錢名脩宮發州郡材木文石部送京師西園騶分道督促恐動州郡多受賕賂百姓吁嗟黄巾董卓之變乘之而起朝臣諫者司徒楊賜太守陸康司馬直纔數人耳豈事固有大此者不足問耶唐德宗括富商及僦櫃質錢稅間

架塾陌涇源兵反舉為口實然且貯諸道貢物於兩廡
榜之曰瓊林大盈惟李泌與陸贄數進諫而贄最力向
後宣索秘無令相臣知泌終不言贄請罷相裴延齡極
為忠懇而身與言俱黜於是和糴強取宮市白望羨餘
進奉門戶脚價橫政滋多藩鎮強虜干戈相尋而國日
蹙矣本朝靈長之祚萬非漢唐比上神聖寧可與兩宗
比而數年來行事殊類之抑有甚者中官與市井無賴
爭言礦稅率土之濱山童澤涸冢中枯骨暴棄相望雞

犬細物買戴窮民無所得稅公私之積如掃三事九列以逮百司條奏利害汗牛充棟率報聞罷而中官用事者膽勢益熾小有齟齬文武督鎮之臣或戍或逐監司郡邑之吏卿大夫孝廉博士若富民大姓下詔獄瘐死者駢首天下重足側目盜賊麻沸而莫之省改也司徒陳公領部事以來前後章數十上明暢剴切凡數千萬言脣燥舌敝其涉外庭者十或得一而至於發私藏損浮供停採榷罷中使如水投石不入矣諺曰借車者馳

之借衣者披之漢靈之為帝也非所必得制命於五侯
十常侍之手姑自封為快而已天子歷數在躬纂述大
命而不以天下關其心何也德宗懲蒙塵之苦報瓜果
以官喜醉人為瑞孳孳聚歛縉紳中裴延齡盧杞之屬
慫恿之其播惡溢於漢崔烈輩令諸文臣無是人也軍
興無錙銖仰給也潢池弄兵旋即撲滅勍者東倭西戛
與播亦俛就芟夷上意驕而四方告變若災異謂是詞
唱我耳盍中距而不信臺省耳目之官曠廢不置宇宙

以來未有伐山鼓鑄無所不及者皇陵皇都地脉斲傷而不惜元子年二十而不冠婚朝堂累瓦礫草莽而不顧第爲之號曰以資大禮大工云耳持籌握筭下同賈豎非是物也食不甘寢不安㑊積朽蠹殊不知將以遺何人乎情理不可以推求事形不可以測度至此極矣陳公其如之何漢唐臣主不大闊隔時造膝而進言楊奇因間譏諷靈帝優容之而泌贄則德宗所鄉慕委寄之臣也燕閒顧問導款納牖猶能挽回萬一邇来宫府

離絶上久不視朝大臣如有陳公者不識何狀又安能
欽其德望察其誠悃而行其論議哉此必不得之數也
中外言者誠衆不在其位要以一疏塞責茍成巳名陳
公任事之人與言事者殊科劌心疾首竭股肱之力無
復餘方事不可任而至於言言不見聽而籍之豈其趨
上之過爲名高小臣不引身則結舌大臣身係安危國
同休戚何所逃之是草也倘亦知我罪我之意乎東京
諸君入告之辭存者僅有獨李唐陸贄奏議於今誦之

不衰公諸草大類贄所稱引儆戒惓惓以漢唐末造為殷鑒賴社稷宗廟之靈言不中耳讀是草者有賈太傅之痛哭流涕長太息而已矣

新安文獻續志序　李維楨

程篁墩先生新安文獻志歲久漶滅里人畢侍御孟侯更梓于京師會館中京師之有歙會館盖吳内史雲將首事館成而内史續志以為程先生書成於弘治庚戌凡二甲子有奇繼先生起者相望缺而不載責在後人

乃謀於同志旁求大家故族鴻生鉅儒續葺之孔子曰文獻不足徵也文以言獻以人其人往矣其言則存左史記事右史記言獻之所取徵者亦在文古列國史類如是今志分甲乙二集甲集則新安人所著文若詩爲體四十自齊程郢州茂以下至明三百三十人有奇非新安不得與焉所謂文也乙集則新安人之行實凡分類十有五自梁程忠壯靈洗以下至明三百六十人有奇外郡人作者自唐姚常侍思廉以下至明可一百二

十人而新安人不與焉所謂獻也亦新安之左右史已其大體次第準真西山文章正宗首辭命而以詩餘附詩雜體之後宗大雅也其人準梁昭明太子文選稱字朱紫陽註書稱官爵謚號而附見其名崇厚道也古全史中有志始自班孟堅志有藝文亦始自孟堅劉子玄謂一代之史何取當代之文獨宋孝王關東風俗傳墳籍志所録皆鄴下文士讐校之司所列書名悉取當時撰者要以志載一郡郡代不乏人自有不得已者焉今

志例用會稽掇英集成都文類法也古史之紀獻者自司馬子長始有循吏儒林諸傳而酷吏佞幸之類美惡並載班氏因之范氏始傳列女亦不必盡有女德盖史體宜然常璩志蜀郡廣漢犍為漢中梓潼士女皆賢鄉里小生禮應為尊親既名曰獻何可錯以匪人乃其不見采者隱然筆削之義直在其中矣今志例用華陽國志法也余又論之凡事作難而述易惟為鄉國志者作與述俱不易而莫難於新安新安山四塞兵革患少大

姓或十餘萬人唐宋以來支系可考先世之遺善守勿失富者好行其德嚮慕文苑儒林雅道大興尤尊禮貴顯程先生而世列鄉宦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有年其力既便蒐羅而所裁鑒一時人無異議度為此志當不苦難今新安文日盛即百工之技精麗甲天下好勝噉名凡一切慶弔事必徵文貴者賢者以張大之竹帛金石汗牛充棟邇來辭賦之業傳習彌廣往往搻野史權志以文獻稱誰自居於不文不獻即程先生在且未易措

手吳內史之果於續也壯哉能任怨任勞矣

萬歷疏抄序　李維楨

今皇帝臨天下久耆宿名德厪有存者守經據古危言覈論之臣投鼠器探驪珠不安其位身且不免後進無所禀承紛然殽亂莫綜取衷而侍御史吳公毘陵世家賢冑練朝章通國體思以發末俗之覆取程先民會按部雲中上谷自公多暇乃葺上纉服訪落迄乎今玆凡諸臣封事若干篇數十萬言而離其目為五十其關切

君身者爲首而總論諸政體若臣職若官邪若民隱分而屬六卿者遠而制四裔者次之而以上書終焉亦四十年中朝野得失之林也義與陳公方按河東陝西相與共校行之而授某序所以某俗吏淺聞不能究宣然四十年來空乏之間充位具官耳目私所覩記大都有三變焉嘉靖末執政墨而善阿邑固寵羣蟻附羶濁亂天下自壬戌至萬歷凡十年而歷三朝矣代者或尚清靜獎恬退貴名理而空談廢實或輕喜怒急紛更重意

氣而太剛易折於是執政綜核名實繩下如束濕薪其知深而勇沉偵瞯者不得要領吠影射聲株連蔓衍其訑訑言貌距人千里之外其極慘刻少恩此一變也言路之塞塞在驕倨而專恣上益習國事不欲倒授人太阿柄執政無一介不取三公不易之節以厭衆望而懲驂乘前車都俞多吁咈鮮上既無所逆於心見以為馴謹而時詘言者以徇之内不沾洽而外示包容强笑語相下中外章滿公車謹謝之以聞罷而已此一變也言

路之壅塞在泄沓而霏靡上久廢朝廟郊講厭薄大小
臣不即除諸署鞠為茂草奏入不答常十九而舞智御
人者因以為利曰默足容也諫愈磯也遇主於巷可耳
靡趨不急為而靜正伏言何在人不適政不間而格非
心何日橫政橫民悖出悖入怨歸於天而下逃其責此
一變也言路之壅塞在觀望而巧匿人心世道不惟逐
不及洪永而亦遜嘉隆也每況愈下不遡其源則頽波
不可挽不緣其督則藥物不可投四十年中情偽微曖

事勢鼎革按是抄而約畧得之于以轉移人心祛詖淫
邪遁之害綱維世道歸乎康正直之路良有藉賴矣我
思古人忠愛無已反覆必聽則趙普之懷牘范鎮呂誨
王拱辰之累奏舍已從人同心僇力期於共濟則歸登
之附名崔植劉單之更疏梁燾劉安世之交章多蓄前
言斟酌時宜殷鑒柯則事在不遠則侯霸收遺文條善
政呂祖誨趙汝愚集名臣奏議兩公之為是抄也意倘
在是乎不佞病不任乞賜骸骨歸田竊比于隱居放言

之義論其槩畧如此老憊妄發知我罪我敢不唯命

苑詩類選後序　包節

余戊湟中之明年丁未得友人所寄楚刻苑詩類選未及展卷雪涕欷歔嘆曰茲詩竟傳乎閱數百年而始傳又自余多難之後於乎信有數哉及展卷則大司馬龍山戴公侍御大别朱公序之簡端矣予尚何言然懼宋人蒐述之意泯泯而予又無以謝其删校之僭可竟無言乎按文苑英華宋初降王之臣所成書凡千卷詩

一類且三百卷自梁而後迄唐季數百年諸名家網羅略盡世無善本往往傳寫惟秘府有宋刻非校書掌籍官不得見或儒林之家間有善本又以卷帙浩穰望而却走故苑詩竟無傳予自壬寅歲在告居閑則取苑詩而讀之廼知其續昭明而成者也詩自梁以前備於選梁以後文苑盡矣其部分類别亦祖選例夫兹二書上下數千年詩人原委脉絡繩系相屬豈不彙一大成哉特其所載采獵氾濫簡覈或寡廼因其部類剪刈繁蕪

大率梁陳周隋間南北人之靡麗甚者晚唐人之纖弱者盡去之十可八九其魯魚豕亥亦稍稍校定得其詩三十卷凡三閱歲始訖事題之曰苑詩類選乙巳之冬携以入楚屬校於王龍田給舍屬梓於何月梧太守未一月而予以奉法無狀逮行旋流戍湟中矣烽燧之暇固未嘗一日不夢寐之廼兹竟傳者毋乃同好之意而文苑數百年所遭會其在兹乎予嘗見論者謂齊梁而下靡麗可盡刊削審若是則漢魏無支裔而唐人無本

始耶夫以齊梁陳隋上遡漢魏則古風之變下沿唐人則又近體之祖彼其時陰何徐庾之徒比肩並跡傑然名家者無慮數十輩均之洽學贍才裂錦裁璧熀如春葩迅如飈起豈後世綴詞之士所能髣髴使其在建安黄初豈不能為東阿仲宣使其在唐豈不能為陳拾遺特其一時君臣習尚喜為綺靡駢偶之句媚思柔情類多脂澤鉛華然陳詩審音亦一代之風也勺藥桑中三百篇不遺豈非以政治得失世道汙隆因而致見者哉

及觀唐之帝王才如太宗猶效庾信體詞臣之才如李白猶句句似陰鏗況其下者乎唐人效似率不外梁陳間諸名家非近體所從來者哉豈惟唐人宗右之其在當時即已標榜題品聲價隆貴故有吳均體有徐庾體沈約之稱何遜則謂每讀卿詩一日三復徐陵之薦陰鏗則使賦安樂宮援筆立就此皆吐曜舒華煒煜一代照乘連城曾何足云迺槩謂齊梁而下可盡刊削此與耳食何異夫詞賦之學本屬藝下世道淪趨波頽湍逝即

使賈誼升堂相如入室已無復風雅之遺齊梁而下可

復求備耶況去古日遠文多散逸兼以綜輯之家束于

好尚若唐人李康成輩所輯選以後之詩有麗則集有

玉臺後集今皆不可復見若姚合高仲武輩以唐人而

選唐詩又皆略盛始而詳晚李迨及宋儒品裁多主義

理限局拘方百不能存二三故西山正宗所選詩賦肇

自擊壤下曁韋柳不過數家數篇遂使歷代奇葩委置

籬落湮没彌年幾同朽壤斯詞林日以凋謝而大雅之

所想望者歟迺兹詩苑網羅六代籠罩三唐武德貞觀間所不傳之詩所未聞之姓氏亦畧概見庶幾博雅之士大爵於屠門屬厭於臠俎尚復有遺思哉於乎和玉隋珠世無完質點瑜粒肩即足為奇此予借為選苑之意也雖然予於兹選凡三感矣疇曩之暇謝病屏居枯槁山澤則於採藥遊仙遁棲覧眺之詞有感焉既病起賛員身麗日月則於侍宴廵幸應制之詞有感焉想賡歌於虞廷慕卷阿於周室謂可希覯萬一迺兹竄徙裔

荒羌戎與徒則於婕妤明妃關山隴頭之曲三致意焉詩非緣情而動感物而生者哉何近世作者往往戾性情而就景物殊失選意矣且予一人之身而所遭閒逸達遇患難莼皆兼而有之非其所蓄富能然耶莼之不可以無傳也有是哉

初唐詩序 王格

昔唐之有天下也其文盖屢變焉而詩因之故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別學者多稱盛唐尚已而餘略焉余

觀中唐以降雕章縟綵刻象繪情多浮靡膚露之詞之古者雅馴之體絀而不取誠所宜也至乃初唐居近體之首質而不俚華而不艷其渾厚蒨欝之氣有足觀法者余嘗總括上世作者之家品其大較以為唐人斯作亦猶三百篇有殷周之盛賦有屈原之體五言有初漢之辭皆當變更之始為創制之宗譬諸天地初分百為未備雖風教朴野而元氣譪如也美乎樊子推言之也曰如池塘春草又曰如未放之花斯不易之論矣非篤

好苦學心知其意何足以語此余故為序列其因以貽
來者有所藉憑焉

諸儒講義序　劉誼

程朱出而傳註多學者之至幸也亦學者之至不幸也
蓋嘗觀於貧人之稼矣佃田貸種汗血風日眼穿雲霓
以期有秋幸而不為旱潦蝗螟之所姤公私逋欠之所
分則粒視黃金顆視珠玉煑蔬藿以佐食力齒頰生香
而有餘味是何也得之之難也又嘗觀於富人之稼矣

柙有牛庚有種耕有臧獲失之東畝收之西畝旱潦蟲蝗不能多為之侵築場納稼主人首領權量而已及其付之饔丁脩以珍鼎異品滿前疑於舉箸豈辨麥稻粱之味是何也得之之易也今之學者何以異於是七十子之徒目不見載籍而斐然成章古人有老而後見完本論語聘上國始見詩之風雅頌適魯然後見易象春秋甚至乞於鄰剽竊於市借觀於秘閣者其書之難如此故其潛心積慮力索強探一旦豁然貫通則沛然矣

今則典籍愈多訓詁愈明而人愈懈未見有窺至理成大儒者以其道理易見無復體認精察之力雖三尺童子亦解執繩墨以議論古人其於身心漕如也況乎科舉之業得失之心趣之哉然則多書非學者之幸矣此編非諸儒之極至余愛其有益學者身心性情故重鏤焉非欲為傳註贅疣也後學劉莊序

書五經白文後　楊濬

右五經白文知耀州進士王縠承吾檄刻以傳世者五

經之文誠若浩瀚而先正鄭教授嘗以為周易尚書毛詩春秋左氏傳禮孝經論語孟子大小經合四十八萬二十二百有六字止以中才為率日誦字三百不過四年半可畢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盡在是矣然則有志之士尚鑒玆哉

楊用修藝林伐山序　吳伯與

昔老子生於周尚以不及睹古為恨況在今人然今人讀古人書梯崖縋淵望古遙集若夫脫纒解糾更不難

互相揚搉平分案斷古之人與寸心自致矣楊用修先生茹古涵今其咳唾散落珠流而璚結郁郁盛哉茲藝林伐山特臚賅之一臠耳夫取材于山所由來矣山自五嶽而外如終南固一巨鎮其間異物之類不可勝原東方朔嘗謂百工取給萬姓仰足韓昌黎亦云架庫廐而衒瑩繡以此推之山何如護畜也夸蛾負而厝焉其事渺矣必若所稱從天作之奇而荒之相與刪繁剔冗開異蒐奇因以飲神瀵之水問仙鼠之名咲胡麻之飯

餐栢上之露掀翻寶藏不由斧斤亦大勝妙哉故伐材者有盡伐山者不憂材盡在斯編歟蓋其薈撮墳典以及仙經佛偈齊諧唐韻凡天地之紀人物之變與夫天喬飛走法書彝尊茶寮酒醬之屬盡從单詞片字中扢冥搜元析疑正誤如此禹圭舜琴堯土杯居然千古法物不作耳目近玩昔孫處立嘗恨天下無書以廣新聞王右軍每問蜀中故跡以廣異聞大抵聞見新異是古人第一樂事彼謝氏碎金麗沙的爍瑯琊羣玉玄圃峥

嶸方斯猶爲渺矣此非讀書破萬卷其將能乎然余謂讀書正不易能箱盈石積膠黏作兒女子語書而腐耳即以用修之稽古批較不爲不該正陽諸家詆訶而論難之如是編所載舉案一語猶可彈指何况天禄諸事在用修亦自言之矣曰安敢篤策古人借以耗壯志遣餘年耳夫吾黨亦何必爲用修解也要以秦漢而來經畬史籔榛蔓已極援引評隲窮秋毫之遁情開夏蟲之積瞶諸凡用脩所芟正而廓清者真可謂古人功臣不

然徒以辨博而已遺其遠識靈心正似搜斷瓦零甎于
鄴都遺勝曰此英雄之極思也然乎哉而刓于執其一
漏以為博物病也余又謂士當窮時呻吟經生語未遑
他涉纔一適意勢灼名薰敝帚棄之徒重尤秦焰也奚
為用修少游金馬晚戍碧雞百函俱發千古自命倘謂
開山居士非耶則是編之傳豈但蓄德消鄙旃檀熏而
芝蘭襲亦以指陳覺路吾黨之家山也仰止焉而寄其
尚友古人之意爾

遊山記序　林大春

始余忝朝紳與莆人戴子者遊竊嘗髙其節竒其氣以為可許身稷契也乃未幾一麾出守尋入壺公舊隱闢卅七洞天以居時余亦適歸卧東山不相接者數歲萬歷改元戴子乃自閩入廣過潮陽訪余數十里外相見甚懽止宿久之余或叩厥曩所自許輙張睥不言至談及登臨事則躍然而喜余因歎曰嗟哉巍巍乎戴君之志其在髙山乎顧山有不同有得山之趣者有狥俗之

名者是二者不可不審擇也君遊半在全廣余今請以廣喻夫盤亙嶺表飛來吳會者有羅浮焉其中有四百峰金沙鐵柱符竹萬松之竒是葛生之所宅也横亘於溟渤之中者有珠崖千仞汪洋四望瀚海之所環也以大漢之强而不能至突起西北纍纍若貫珠者其小金山乎其中有靈洲欝水郭璞之所望而慕者也翼然翔于吾潮之東者有鳳凰山也吟風長嘯聲聞八極昌黎遺蹟在焉睪然秀于吾邑之海口者蓮花峰也根連玉

井影揷天河有宋漂泊信國之所陟以悲者也若夫東山雖無名勝攸歸其靈蹤玉檢猶有存者君如好遊亦何必遍歷五嶽窮五原陟醫閭踏賀蘭然後為適邪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又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于是戴子聞之謂余曰子言其契于衷乎因以遊山記一卷示余其所遊率嶺南諸巖洞如余前所云者盖十二矣惟東山未至遂命駕偕往則見其竒峯淩雲幽谷產芝古柏千秋清

泉四時令人輕得喪忘物我戴子又不覺與然自失矣已復振衣絶頂濯足滄溟以及其所謂鳳凰蓮峰者而盡收拾指顧之中以為海宇之極觀備是矣乃其志固未已也猶將約余遍五嶽窮五原盡覽天下諸名山巨鎮然後返於武夷重入羅浮歸壺公曲水而終老焉嗚呼君之志其真能樂山者歟其真得山之趣者歟世之同好者有能得吾說而存之其亦足以知君之心矣

疑畧序 林大春

學必有疑哉明不至則疑生疑無以為也學不必有疑哉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固所以求進也此皆有成論已彼立論者非故為是兩可之辭終于相牴牾而已也蓋必斟酌于疑不疑之間以求其所謂的然無疑而後可者故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最長于無疑而獨疑于義之為外孟子曰從事于審問慎思明辨之學若疑之不置矣至其距邪說以正人心則斷斷然必以聖人復起為不易吾言然則求聖賢之學者不但當知

不疑為非是雖疑亦當知有不是者在斯可與進于疑也巳晋江王叅知先生自幼學及于優仕以經史所載聖賢之道問之思之辨之其有不得者仰之繼日夜終不自釋于疑也乃録其自著疑畧三卷以示同志其邑人丁使君序之意謂朱子當年未必自以訓註為是亦將以俟後之君子而先生乃能上下千百載間出巳見與之辨析疑難固朱子之所取者其説備矣然余尚疑先生所以有疑之因意必自其無疑者致之及觀先生

為人氣節挺挺不為世俗邪詖之態至蒞官表樹必裁之義以正人心盖得之學問思辨之功為多向使先生果于自是而不求諸心其于聖賢之訓自以為一無所疑則令之為告子之疑者又不知何如也獨惜疑進方殷未見其止充其志殆將求至于孟子自信聖人之地而後已者詎知業未竟而不幸齎志以歿遂成先生之疑于永世也豈不悲哉初先生以序屬余余心許之及先生没而使君復以遺言請予因為之論著其指如此

聊竊附于延陵季子挂劍之義云爾

晝簾緒論序 王與

晝簾緒論宋括蒼守胡太初所著嘗梓行之以治七邑者也論凡十五篇合萬有餘言自盡已臨民以至審勢利遠嫌疑爲邑之道大率略備誠有民社者所宜佩服而不忘也由宋以來此論久不傳吾常貳守謝君庭桂近自京師得摹本以歸適進士何鑑來令宜興請刻焉蓋治民之職令最難其下與民相狎而上統承于郡于

藩憲于省部狎斯玩統承斯廢格不行加以豪胥黠吏夤緣其間投間隙以撓之譴訶汙衊百責攸萃使令非仁明修正敏辨而果斷而尤濟之以博雅行之以忠信欲望其成治功以追古賢啻是誠有難能者也此論凡人情所繫事機所伏民隱吏慝之所在蒐獵無遺蓋與縣務綱目作邑自箴諸書相表裏太初之名不見於史傳其守括政績亦無考然即是觀之亦可概見其為人矣元祐中呂惠卿留守北京作縣法一書說者謂雖古

令事殊而大體不能越惠鄉小人之雄於才者其敘述雖富然以法令居首教化居末可知其為俗吏其有愧於太初多矣今之為邑者果能究心於是書玩索而推行之牛刀製錦之賢未可遽及其於理劇邑如山陰晝日無簾門階閴寂盖恢恢乎游刃有餘地矣